

目擊記

著原夫洛菲潘・聯蘇

★ 行印店分冀察晉店書華新 ★

編者的話

『目擊記』是描寫蘇聯紅軍英勇抵抗德國侵略者的報告文學。作者潘菲洛夫，在中國讀者中，已不算生疏，他的長篇小說『布羅斯基』，早已譯成中文。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全國人民在斯大林的號召下，立刻動員起來了，不論前方後方，男女老幼，一切力量都爲了『驅逐德寇，保衛祖國』！全蘇聯人民就是一個整體的堅如鋼鐵的軍隊。蘇聯作家也沒有放鬆他們的責任，他們的筆是槍，他們所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射擊敵人的子彈。希特勒匪軍算是在蘇聯找到了葬身的『空間』。它的最後崩潰就在眼前了。

編者一九四四年四月

目錄

石洛夫少校	一
安托柯夫小站員	一一
政治犯列甫	二〇
equal 才夫	二八
藥加門林馬路	四〇
荒野市的人	四八
生活	五六

石洛夫少校

人們對於石洛夫少校傳說紛紛：有人說，他不僅具有超凡的勇敢——在現代戰爭中單有勇敢是不夠的，——而且是一位具有智慧和獨斷力的深謀遠慮的軍事家。有人說，他曾多次潛入敵人的後方，在那裡炸毀過他們的彈藥庫，消滅過他們的司令部。又有人說，他更「遊遍全世界」，在西班牙，在撒哈拉，在中國參加過戰爭。總之對於他的傳說是很多的。人們在談話上不惜誇張他，而且製造出各種奇談神話。

伴送我們前往會晤他的，是國庫部官員列甫琴科。他不過二十七八歲，也許還少些；他的面色很嫩，而且他那溫和的微笑使人覺得他完全還是一位青年。他在四年前畢業於農業研究院，並且不久之前還是在烏克蘭一個巨大的蘇維埃農莊擔任一等農業技術師的。

距前線總共不過二三公里，道路却是很危險的。列甫琴科說道：

「德寇總是由甲高地向着一切活動目標射擊，不管是汽車也好，行人也好，或是徒步行人也好。」

這就是我們在黃昏時候出發的原因。

起初，三個人原是並排走着，可是快走近目標時，列甫琴科就堅決要我們一個一個地跟着他走，就是說魚貫而行。

「可不要走出小道，田野上到處埋有地雷，」他這樣說着。

過一會，他又低聲說道：「彎着腰，盡量彎低些，跟着我跑。」

我們鑽入了一條窄狹的小戰壕裡就跑起來了，只聽見子彈直在我們頭上亂飛。

「這個地方是敵人瞄準了的射擊點，」當我們由戰壕跳出來時，列甫琴科這樣解釋道。「並且他們有時隨便二排一排地開放機關槍，以防萬一。幾天以前有一個中士在此地打死了。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因為自己不小心，竟犧牲了性命。」

我們又鑽到一個黑暗暗的孔道裡，由此，很快就到了掩蔽壕裡。

燈光明亮，照耀着掩蔽壕底牆壁，帶皮樺樹築成的天蓋，鋪着香氣撲鼻的新鮮乾草的板鋪，一個小桌和一把自熾燈。石洛夫少校究竟在什麼地方？

「在陣上，」列甫琴科回答說。「前天我們得到命令要把德寇從甲高地趕走，」他打開一張地圖用鉛筆頭在圖上指着，給我們解釋「當前的形勢」。「這就是德寇佔據的甲高地。你們看，按地形看來，它並不算高，但是按軍事關係說來，它却起着很大的作用：德寇佔據那地方後，就可以鳥瞰一切，不僅有完全可能觀察我們部隊的佈置，而且還可能向它掃射。所以上級命令我們，要把他們由高地趕走。我們開始攻擊他們，今天已是第二天了。」

「怎樣？攻擊這樣一個小的高地？已是第二天了麼？」

「是的，是第二天了。」

我們的敵人是很狡猾的，要比他們更狡猾才行。所以石洛夫少校在昨天整夜裡只作小的攻擊來挑動敵人，消耗敵人精力。最後，他們以為我們沒有力氣，竟向我們進攻了。石洛夫少校也正是他們這樣幹：於是他就用迫擊砲轟射他們了。可是今天呢？石洛夫少校又想出了某種妙計……我們且去看看吧。」

二

夜間漆黑如像覆蓋了一層密厚的帷幕，冷風颯颯，寒氣逼人，一直到早晨還是如此。使人覺得只有天空是活動着的：它被火箭、迫擊砲火的閃光，砲彈的爆炸照耀得如大海一般地盪漾着。

「往這來，往這來，」列甫琴科說着，引着我們順着一條黑暗狹小的戰壕往草堆後邊走。

草味真好聞！

「這裡一切都變樣了，只有這些乾草底香味還沒有改變，」列甫琴科沉思地說道。忽然升起三個火箭，把戰地照得明亮了。

我們距甲高地已經很近，也許不到一公里了。看起來好像那裡長着一堆小樹叢。有一條小路彎彎曲曲的引向高地，右邊有一塊黑的，像洒了一層煤油似的馬鈴薯田。左邊有一塊像湖泊般的窪地。

火箭剛一熄滅，德寇就用大砲、迫擊砲、機關槍瘋狂地轟射起來。過一刻，又忽地

一切都停止了。好一片烏漆的黑暗。只有風還颼颼地響着。近傍某處，又有一顆明亮的光彈飛過。

高地上發出轟轟的響聲，一瞬間又昇起了三個火箭來，於是很清楚的看見一連德寇緊緊地攢着槍，整齊地踏着正步，順着那條踏得光光的小道往下走來。

『這是心理衝鋒，』列甫琴科低語道。

又昇起了三個火箭……該處已經差不多到了平地……有一個戰士竟忍不住跳起來了。而德寇們仍踏着正步向前走着，快走近馬鈴薯田了。大概是爲要表示德國兵士如何鎮靜地前進着，所以時時在他們那裡放起火箭來。

驟然間，有兩盞探照燈光，由馬鈴薯田裡連同該處照來，該處好像遇到意外的火山噴口一般停止了。同時就有幾架機關槍由右方小樹叢中掃射起來。德寇由於探照燈的驚嚇還沒有來得及清醒過來，就受到機關槍的掃射了。那些留得活命的，又被探照燈和機關槍追擊得東逃西竄，竟像兔子在汽車燈前亂竄一樣：有的猛跑，有的跳躍，有的跌倒地上，子彈却把他們通通追上了，就地——在俄羅斯的田野上——結果了他們的狗命。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一瞬間。

看來，這種心理衝鋒，顯然是愚蠢的，似乎德國指揮部也明白這點的。

可是殘酷的機器已經開動着，第二連又照舊整齊地踏着正步，照舊用火箭照耀着，往下走來了。探照燈也就同樣地射向該處，機關槍立刻掃射起來……然而殘酷的機器竟迴轉不停，第三連又同樣踏着正步從高地走下來了。

探照燈向上一射，閃了一閃，就好像玩耍一般的突然熄滅了。黑暗又籠罩了田野、森林和高地。夜風也嗚嗚地響起來。

「鬼東西。」列甫琴科在寂靜中惡狠狠地說道。「石洛夫少校真行：虧他想得出。」又沉默了。

忽然在黑暗中，由各壕溝裡傳來了震耳的「烏拉」聲。

「去衝鋒了，」列甫琴科喘着喘喘，似乎是怕妨礙了衝鋒一樣，極力低聲地說道。接着又是一陣轟然的「烏拉」聲。然後，在往高地的進口上，德寇炮連發炮猛烈開放起來了，那聲討賊的嗚嗚聲，好像嘔痰一般。可是已經晚了：手榴彈已飛進戰壕和掩蔽壕，紅軍戰士們衝進去了。德寇炮連的嗚嗚聲傳到我們這裡來了。

「啊——啊——啊——啊——」列甫琴科拉長了喉嚨歡呼着。

三

天色微明，佔領甲高地後約過一小時，掩蔽壕裡抬來了政治指導員蒲申礎夫。他本來始終都是與機關槍射手們一塊伏在樹叢裡的，當他們掃射了三連德寇之後，他就走去向石洛夫少校報告完成了任務，在路上碰着了地雷。此刻他躺在板鋪上——面色青白，滿臉是血，上下兩唇都有混着「火藥」塵土的鮮血凝結着。列甫琴科給他擦了擦臉，向他嘴裡倒了半杯白蘭地酒。但是他仍然抖成一團，好像在水凍裡受了冷一樣。他總是向着一個方向嗚嗚嗚嗚地說着什麼似的，可是沒有人懂得他的意思。

「蒲申礎夫！你想要什麼？蒲申礎夫！」列甫琴科彎下身子就近他，看着他那已失了光彩的眼睛問着，可是仍然不懂他唧唧咕咕說的什麼，列甫琴科就拿了一個小本子，並把一枝鉛筆放到他的手裡，叫他寫。

蒲申礎夫是想要寫什麼，但是寫的彎彎曲曲，東倒西歪無從辨認。鉛筆也由手中掉出來了，他就撕爛起自己的衣服來，這樣撕爛已是毫無氣力，如同暈迷癱瘓一般。這已是臨死前的掙扎啊。

不一會就把他送往軍醫院去了，可是，在半路上他就斷了氣。

人們由於蒲申礎夫之死都悲哀地默然坐在掩蔽壕裡。坐着，等待石洛夫少校，希望他來消解這個沉悶的情緒。但是石洛夫少校久久沒有到來。列甫琴科幾次往他住的地方找他，每次回來不是說少校在換衣服，就是說他在寫新計劃，或者說他在寫家信。直到去最後一次列甫琴科才說了實話：

「真不得了。少校總在發呆：政治指導員蒲申礎夫之死竟使他大受刺激」，少頃，又補充說：「請你們不要奇怪，蒲申礎夫是一位有天才的數學家。他二十四歲時即在莫斯科大學獲得講座了。」

石洛夫少校底副官走進掩蔽壕來，大聲明亮地說道：

「石洛夫少校請各位到他那裡去。」

於是我們又來到昨天到過的掩蔽壕裡。今天掩蔽壕裡是打掃清潔了的，壁上掛了個小小的鏡子，甚至把自煖爐也擦得光亮的。大概是用磚粉或細繩磨擦的：上面竟顯

出了一條條的絲紋來！棹子上擺着吃喝，並且還有兩瓶白蘭地酒。在棹子近旁站着一位年在二十左右，身材矮小，靈敏活潑的戰士。他的腰上掛着一把刺刀。一看見我們進來時，他就立正向團政治委員列甫琴科報告道：

『石洛夫少校有命令，叫等一等。他過幾分鐘就來。』聽他的口氣，似乎不是他服從石洛夫少校，而是石洛夫少校服從他似的。他賭氣似的又向這位列甫琴科說道：

『列甫琴科同志，幾天前，你在這裡，把我說得真不好意思，說我很久沒有給自媛盥洗澡哩。請你看，多麼亮呀。好像鏡子一樣哪！』

『哈哈，考良，』列甫琴科笑道。『你把它刮剝得真不錯。再這樣刮剝兩三次，就會穿洞了的。』

『不妨事。兩年是用得。一年擦一次。』

我們都哄然笑起來了。

當石洛夫進來時，看他的樣子是很高大的。他的服裝清潔整齊。頭髮梳得光亮，臉刮得乾乾淨淨。起初我們想，他一定要以軍禮相見。可是，他卻很平常的問好了一句，隨即說道：

『同志們，我已聽說你們在這裡。但是沒能馬上去看你們；總是沒有時間。』

他坐下了，我們看見，他並不像我們覺得的那樣高大。他那寬廣的額頭，蔚藍的眼睛竟像幼童一般，臉上顯着和藹可親的笑容。

『考良，你擺的太多了，』他指着白蘭地酒瓶說道：『我們都很疲乏，每人喝一杯』

就够了。」

「少校同志，所有的酒都在這裡。並且我們已經說好了，在吃飯的時候你是聽從我的。」

「考良，可不是在有空的時候罷？」

「因為，」考良並不注意少校的話，仍然繼續說道：「是我弄飯給你吃，不是你弄飯給我吃。因此我提議，爲慶祝我們的勝利，要大吃大喝一頓……」

「噢，你這個人，」石洛夫微笑了一下，可是他的眼睛馬上又顯出悲哀的神色。我側問道：

「蒲申確夫之死竟使他這樣難過麼？」

少校突然一驚，急把自己的頭轉向另一方說道：

「有什麼辦法，在戰場上，子彈是沒有眼睛的，連天才也不憐惜。我有時想到，過五百年後，或許三百年，也許還早些，人們會養成一種強烈的情感，不僅憎惡殺人，並且連打人都會憎惡的。」

「我想，就在那時，人們也不會責備我們的。」列甫琴科插口說道。

石洛夫少校微微地笑了一下，轉向我們說道：

「當然哪，這是不待說的，到那時，人們就會把我們和我們的國家當作是培養這種情感的創始人來看待……」他站起來了，大概他是慣於每在思索事情的時候總是來回走動的，但是這裡房屋狹小，沒有徘徊的餘地。然而他還是前一步、退一步地磨了一通。

所以……我們要擊殺這般憐貨！就爲蒲申礎夫一人報仇，我也要像消滅蟲子一樣地去消滅他們。大家記得，高爾基說得非常好：『須要像消滅蟲子一樣去消滅敵人，』就是說，須要以同樣的憎惡心去毫不留情地消滅敵人。考良，我們就是要這樣去殺敵呀！』他用拳頭把桌子一捶，神色馬上改變了。

『對呀。對呀。少校同志，我們都去驅逐他們，把他們一直驅逐到鬼門關去。』考良底神氣也莊嚴起來了，他思索了一下，就拉了一拉少校底手。『可是，少校同志，你可要吃飯哪，不然，真使人焦心哩：兩天沒有坐下好好吃一頓飯了。這樣還行！要保養力量啊！』他像似調似的說道，『要殺敵人，必須保養力量。』

『考良，你說得對。同志們，請吃吧。不過這樣太寂寞了，我們請克拉依諾夫拉拉手風琴吧。』

進來了一位面紅色潤的青年戰士，他後面還跟着一個矮胖胖的人。

『我們的明星，克拉依諾夫，真是好琴手，』少校把他的肩膀拍了幾下說道。『啊，布乍加羅夫！』他轉向着那位長着一雙顏色淡黃而微眇的眼睛的矮胖戰士說道。『他是阿斯特拉汗草原上的居民姓布乍加羅夫，他是一個勇猛的機關槍手，又是唱歌的能手。同志們坐下，來唱一唱我們最愛的歌吧，』於是他就首先唱起『斯大林歌』來了。

我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歌聲。大家在樺樹天蓋覆蓋着的地下興高采烈地唱着，完全不像衝鋒陷陣時的神情，而成了柔和、溫雅、深有感觸的人們了。石洛夫少校那一副久受風吹雨打的面容馬上成了活潑天真的了。

在唱歌時，少尉亞爾才夫走進掩蔽壕來了。首先闖入德軍戰壕的就是他所率領的連隊。他的面色被『混有火藥的塵土』沾黑了，鬍鬚叢叢的，而他那兩隻疲憊的眼睛，好像立刻就會倒在牆跟前睡熟似的。可是唱歌剛一完了，他就立正報告道：

『報告少校同志，已經把甲高地防禦築好了。』

『很好，』石洛夫少校帶着滿腔的誠意向大家說道：『同志們！請讓少尉亞爾才夫坐首席吧：他今天是我们中的英雄。』

大家都讓亞爾才夫少尉坐首席。他坐下了。看他的樣子，似乎他馬上就會倒在牆上睡着了。可是當石洛夫唱起一個新歌時，亞爾才夫馬上把身子一振，像農夫一樣，把一隻手擰着耳朵，就以自己的低宏音調——深厚的，從胸膛發出的，又好像是傷了風的喉音——隨衆合唱起來了。

石洛夫少校驟然停住了，大家都很驚疑地望着他。

『噯，我還忘了說，小姑娘受了震傷……很危險。』

『小姑娘？安托妮娜？』列甫琴科很驚惶地問着。『她在什麼地方？』

『送到軍醫院去了。』

『那末我……我去……我就到那邊去。』於是列甫琴科面色蒼白地走出去了。

安托妮娜小姑娘

雖然她已經有二十四歲，雖然她曾畢業於醫藥專門學校並擁有醫生的稱號，可是人們却還是稱呼她爲安托妮娜小姑娘。而且她的身材也並不矮小。可是不知爲什麼，所有的人，——無論政治委員也好，普通戰士也好，甚至在不久前才到戰綫上去的我們也好，——毫無例外的都呼她爲安托妮娜小姑娘。或許是因爲她那兩隻纖細而銳敏的小手和孩童般的微笑吧？或許是因爲她坦白直爽，天真爛漫，對任何人都像兒童愛戀大人一樣的親熱吧？究竟不懂，爲什麼給她取了這個名字，況且她又完全不是一位軟弱無能的女子哩：她才到戰綫時，只知道醫術上的事情，可是不久後就成了一位有名的演說家和很好的讀報者了，並在很短的時期內，學會了開汽車。一切都在她的手裡沸騰起來了。獨有一件事，使她無論如何不能學會的，——這就是射擊。有一次石洛夫少校送給她一枝裝在精美皮套裡的勃郎寧：

「小姑娘！因爲你什麼地方都去的，送給你這枝手槍以防意外吧！」

但是這枝用精美皮套裝著的勃郎寧却始終掛在她睡鋪前的牆上。不錯，第一天晚上她很注意地把它看了多時，甚至她已經問明怎樣放射了。可是當人們叫她到街上去放的

時候，她就把兩眼緊緊的一閉，說道：

『不去。以後再說吧。不然射着人怎麼辦。』

『射着誰？是夜裡呀。往空中放吧，難道怕射中蝙蝠不成？』軍醫正蔭諾克吉這廝呵責她說。

『唔，就算蝙蝠吧？它也是想活着的哩。』

『真好笑。在戰線上，還怕打死蝙蝠啦。』

安托妮娜把頭一偏，望着牆角，把嘴一抿連連說道：

『哼，對呀！真是好笑！你不好笑麼？在吃飯的時候都戴着鋼盔哩。』

『小心謹慎是時時刻刻都需要的，』蔭諾克吉臉紅了一紅。他有一個毛病：他無論何時都不肯丟開鋼盔。吃飯也戴着，在街上也戴着，在醫院裡也戴着，甚至躺下睡覺的時候，也要把鋼盔放在枕頭旁。『時刻都要小心哩，』他又重說一遍，用手摸撫着臉，以便遮蓋臉上的羞色，同時他又想道：『好刻薄啊！好吧，等着吧，總有輪到我的時候。』

當時的談話就於此完結了。

可是今天蔭諾克吉決意要堅持自己的意見。

原來德寇前天曾從甲高地向救護軍工作人員的公共宿舍裡射擊。在公共宿舍房頂上明明鋪有紅十字徽，而且徽號很大，很遠就可看見的。但是，德寇立意要射擊救護隊員公共宿舍。結果有數人被擊斃，有數人成了殘廢。今天指揮部決定要把德寇從甲高地上

趕走。

「那末，安托妮娜小姑娘也會想到前線上去，這是一定的。但是須要攔着她，不讓她去。最好我親自去。況且我是軍醫正，我可以命令她。」薩諾克吉這樣思索着，進到房裡去了，這個房子是總救護處，安托妮娜小姑娘也住在這裡。

她正在自己住的房角上，噤噤吟吟地作着什麼事情。

薩諾克吉噉了一聲。本想把鋼盔摘下來，但是却没有摘下，他決意要以此來表明：今天的環境是特別複雜的，緊張的，而且是危險的。

安托妮娜從屋角上往外一望，就高聲喊道：

「唔！薩諾克吉同志！此刻並沒有轟炸，請你摘下鋼盔來吧。」此時她已穿上全套軍服，肩掛着藥囊，向他走來了。

「唔……唔……唔！」他拉長了嗓子，把鋼盔更緊緊地按了一下。

「唔……唔……唔？」她帶着疑問的神色望着他。

「唔……唔……唔……」。即是……。不，不是的。不是的。」薩諾克吉連忙說着，害怕地再重複說「唔……唔……唔……」會使這樣的談話延續不止。

「薩諾克吉同志，為什麼你今天總是用一些含含糊糊的感歎字眼說話呢？」

他一聲不響。只是坐在那裡思索着：

「啊，或者我想把她留在這裡也許是不對的吧？」薩諾克吉素來是喜歡向自己發問，却又又不給回答的。本來他還可繼續再給自己發問題的，但是安托妮娜已經走到房門口，預備離開房子了。「也不帶手槍麼？」他開口了，「不行，這樣是不可以的。」

要帶上手槍！」

於是他親自給她佩上手槍。給她佩上後却又害怕起來了。

「你可知道，昨天我們有多少救護隊員犧牲了？」他說道。「不，不只是在公共場合中，同時在前線上也有犧牲啊！你懂得麼，這些野獸在前線上也開始嚼噬我們救護隊員哩。真是野蠻。你懂得麼？向來的戰爭還沒有過這樣的殘酷哩。你懂得麼？」

「哦，我當然懂得。但是我可要去的哪。總不能把受傷的戰士們丟在戰場上不管！」

薩諾克吉把眉頭一蹙，故意帶着粗暴的口吻說道：

「你大概今天給母親寫了信吧！注意啊，小心一些呀，不然，它可能始終是一封未完的信呀！」於是他就走出門去，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二

薩諾克吉剛一走出，安托妮娜就將寫給母親的信從書裡拿出來。「媽媽：這裡的人都喜歡我，我想告訴，」——往下她還沒有寫出來，此刻她把頭低在信上，一剎那間在腦海中現出老母親底慈顏，人們都稱呼她的母親做克魯妮嬌嬌。隨後她取出了母親底相片，用小拇指輕輕地撫摸母親底頭說道：

「好媽媽！你的頭髮都這樣的斑白了……也許……哎呀，不，不會的！」她立刻把悽慘的念頭拋開，露出親熱的微笑來。她又回憶起母親送她上火車的情形來了：她把女兒送到火車上並沒有落一滴眼淚，反倒故意帶着生氣的樣子咕咕嚕嚕的，不知爲什麼。